

默堂先生文集

歐陽文忠公全集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劄子

與李泰發尚書

淵側聞尚書重名久矣陽朔之行淵實親見靖康鯁論得
之先生長者為詳宣城之政人人能道之至於出處去就
又有大過人者蓋嘗願見而不可得而自到臨安以來執
事適出今幸大旆之旋輒以平昔慕望之勤冀瞻風采而
又以聲氣臭味之似布腹心於左右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不暇如禮裁書儻容而察之有可採者淵聞宰相之進退
天下安危治亂之所繫焉自朋黨之論興天下之士有詆
訐大臣搖奪公議以行其私者臺諫侍從之臣莫之敢救

非直不敢救而已往往以毀其人為直而以譽其人為諂
由是賢者在上子然無助方將犯天下之所難以持危扶
顛為務而異意之人以不便於己巧為邪說媒孽其短深
排而力攻之人主或不察賢者又勇於必退小人得計而
天下之事去矣自上即位以來當忠邪難辨之時進退大
臣或不協於公議者則朋黨之論有以害之也去年范丞
相去位上既灼見前日輕信之失奮然不顧擢用二相其
一以有天下之大功其一以有天下之大節自是高舉遠
引無所附離之人爭先淬礪不愛其身以徇國家之急上
亦傾心倚注指日以冀成功以謂小人之言自茲可息中
興之業庶幾有濟而此者至有寒士獻書闕下大肆狂悖

欲以蔽聖主之聰明其言所指不一蓋皆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者此其措意豈淺哉若幸身在朝廷又為上所親信釋而不論則後日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竊意此書非寒士所能為觀其文詞委曲若素在朝廷之上者是必茲人有以使之也蓋兩年來君子登用小人稍稍退黜群枉失勢期免後禍且圖進身故伺隙抵巇借人之筆舌以逞其欺罔之說將變已定之計為今日之害此甚可慮也且非特如是而已必又內連左右近習之徒外結背公死黨之士相為應援以中陷忠良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其書計左右必見之若其言有及於執事者自有公論不足深校然今日淮西之事上所委任不為不重將由是恢復中原

攘却夷狄以伸四海積年之憤為萬世無疆之計萬一鼓行而前而讒邪之徒相與瑕疵之於後欲求不世之勲於千數百里之外豈不難哉況其言潛傾大臣而以其所汲引之人為有黨此尤不可不辨者願以區區之意聞於上若聖主已覽其奏洞然不疑則前日聞外之寄便當身任其責雖冒危難所不可辭不然去就之際猶當斟酌之也

薦詹力行

淵等伏覩本州迪功郎監合同場詹勉學問粹深操履堅正方崇觀政宣間學校之士務為詭詞曲說追逐時好唯恐不售而勉獨以謝顯道陳可中為師窮幽極微期於自得晚得一官為貧就祿不求苟合可謂自信甚篤躬行無

倦老成之人而沈匿下僚鮮有知者伏望鈞慈考其所學特賜旌別庶幾晚進有所激勸不為無補

與李丞相論王權等家屬

淵竊惟江西盜賊服叛不常皆緣自來治之無法所以連年猖獗不已大為民害此者王權蘇勝劉文脩潘汝霖等四人伏誅上下交慶乃知天之所不赦亦必待人而後行也自茲兇渠宜亦知所畏懾而一路之害可悉降矣然前日賊首赴使司唯蘇勝以其老弱偕至比以呈稟蒙鈞旨押下吉州并王權等家屬並送千里外軍州編管若以王權等殺人之多則其家屬罪止編管已為輕典緣王權等之黨無慮數百人當時皆受招安後來有違節制者四人

而已其兄弟妻子無與也四人既誅其家屬不可依其餘黨而盡釋之乎夫誅四人違節制也釋其家屬從吉州之始招也如是則既來者足以安其反側之心未來者亦可以開其自新之路人情愛生而惡死使來者知必可以得生孰肯舍生而就死哉消弭未然之患或出於此淵愚意欲乞以此四人家屬送吉州依元招安指揮故令逐便庶幾威不獨立恩有所歸兩得其道也儻有可采伏望不棄狂言特賜施行

論考實

臣聞人主之道在乎知人而知人之要莫若考實不考其實而欲以耳目之所聞見心志之所測度期於得人雖堯

舜不能也今夫騏驥之於駕駘其技固不相侔矣使之同一阜櫪羈縻而飲食之雖騏驥亦何以自別乎故必待歷塊超澗奔逸絕塵然後知其異於凡馬也堯舜號為知人而書之所稱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明試以功考其實也車服以庸因其實而用之耳若舜之在下堯既聞其聰明矣又歷試之至於用鯀亦然四岳舉之堯曰方命圯族既而曰試可乃已自今觀之若舜者宜不待試而若鯀者又不必試然且云爾者考其實而已唯考其實故舜之聖終有以底績而鯀之不肖不能逃其罪於九載之後也迺者朝廷進用人才間有異於是者雖陛下明於知人處之莫不曲當無可議者然臣嘗謂人之才智隱於無為若功

業則遇事而後見方其無為非識者莫能辨逮遇事之後雖庸人亦得而可否之故用人之際唯在考實考實之法非固尚勞績而畧志節也所以審衆情而核真偽者不得不然也況庶官之於侍從如霄壤之不相侔百官之於臺省如涇渭之不相似若不待其經歷既久名稱流聞人人皆以為宜遷然後授之亦恐艱難之際終不足以厭人望矣臣故以堯舜考實之道為獻位卑言高唯陛下裁赦

論用宗子

匹夫角力壯羸不等則壯者必勝使二羸而當一壯則勝負未可知也又況於羸者之多乎故閭閻細民以父子昆弟之多寡為強弱急難之際豈無他人不若親戚為可恃

也豈獨閭閻之民為然雖大而天下亦莫不然武王克商
同時而封者五十三人而異姓不在是焉當時不以為私
後世不以為過豈其才智皆足以過人而德業皆可以服
天下乎所以布枝葉而訖本根強手足而衛頭目不得不
然也周之所以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者其以此耳今夷狄
之強既與吾為敵國而吾之親族衰替未有甚於此時不
圖所以糾集而簡拔之使居腹心之地以為吾援壯羸異
勢其何以濟此夷狄所以輕視中國易發而難制也頃者
虜騎憑陵二帝北狩戚屬之在東都者席卷而從之獨陛
下一人適居於外天實留之以興我宋其餘宗室散處遐
方下國又皆踈屬卑秩不近畿甸幸而獲免亦已寡矣謂

宜旁搜遠訪使各陳族系圖而上之近還近地親加試擇
焉其有屬尊而官高聞望素著者俾領方面或處監郡之
任其次委以州縣掌兵之職若已嘗出仕而貪墨殘忍不
才無能者姑仍其舊後生可教者教之俟其成就然後用
焉如此則數年之後聲績傳播將有如漢之河間東平者
出夷狄聞之必謂中國親族多賢足以自輔自然畏威而
不敢肆矣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府仁祖詔弼專管北事弼
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
支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為明王將相以
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親可以為
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

搖動此誠宜為夷狄之所窺測也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英才輩出雖未嘗大用無赫赫功名震耀海內而亦不得為無人矣不幸遭值寇攘往往罹害流離殊邦凋喪殆盡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言於仁祖時是時海內又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如何也區區管見惟陛下深念之

論除盜賊

天命唯周公不敢知然今日之事以理觀之天之眷宋未有艾也何則祖宗之德澤在人未竭而民之戴宋無有窮已故也故請試言之昔我太祖皇帝市不易肆而得天下

太宗繼之四方僭偽不勞而復真宗仁宗視民如傷屈意
和我以安赤子不殺之德入人心髓復更五世以至今日
中間奸臣繼執國命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故夷狄得
以侵侮中國自古王室遽爾敗壞遂至於不可支持者未
有酷於此時然民心猶未離也豈非祖宗德澤在人未竭
而民之戴宋無窮乎觀民之從違則天意可得而知矣方
淵聖入繼大統雖兄弟之間不能無疑而獨於陛下親厚
此有以見天意也當是時大臣如耿南仲之徒苟可以獻
疑於淵聖者無所不至及其奉陛下為大元帥莫有阻遏
之者陛下雖欲不去京城不可得也此又有以見天意也
使北之行未果虜已入寇方圖引還而二聖遠狩皇族內

外莫不危駕以往而陛下適遠父兄之側故王室陵夷而宗廟社稷賴陛下復存此又有以見天意也天留陛下以興我宋其意之篤蓋如此當此之時但當欽承天意以追復祖宗之舊而已蓋天之所以付陛下甚重而其責亦不輕若二聖未歸宗社未復天人未一金人之仇未報則祖宗之業因循而不復振而陛下之責亦不能塞矣此宜朝夕跼勉坐薪嘗膽而以為憂也然以今日之勢觀之則有未能遽如陛下所欲者蓋大江之南荆湖之間與夫閩廣之寇尚為內患故也夫歸二聖復宗社一天下以報金人之仇而內患不除若出師北向以窮遠畧則氣竊拘偷近生肘腋亦足以牽制我矣故當先靜其內然後外亂可弭

也諸葛亮必禽孟獲然後出師蓋為是爾往者朝廷嘗命
宰執副以大將先由福建以次及江東西湖南北之盜蓋
有意先平內患也臣以謂既有以平之必圖所以守之
擇守令毋拘以常制而使之以愛民為本豈獨施於內而
已哉雖削平僭竊鞭撻夷狄而臣之亦可也

論時事十一首

衛兵

臣聞兵以強弱多寡為輕重常使內重而外輕則王室尊
而諸夏安矣昔楚漢相距於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勢如
提衡然未知所軒輊也高帝始得蕭何張良又得陳平猶
以為未足又得韓信屬之以數十萬之兵戰勝攻取無不

如意然後天下之勢其重在漢項氏已衰漢業未成昔之
躡足而封者已據千里之地漢雖滅楚而輕重之勢又變
矣故信之王高帝之所深憂也方高帝築壇以拜信既委
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所將之兵猶衆也其分兵多於
信所以使之東向以爭天下而於已未能去兵者亦所以
制信是以雲夢之會信不得遯故嘗謂高帝曰陛下不善
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也嗚呼此高帝所以
能并一天下而終於無患也歟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
將在外人提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資以禦夷狄除寇盜者
而進退去就唯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樞密三衙
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蓄之兵益損於舊使其力足以